

大暑

據說，颱風在菲律賓呂宋島附近成形，但眼前沒有一絲風，風和時間似乎都凝結不動。我的思緒也凝結住，前一晚熬夜讀的書，此刻都不知道卡在哪一條神經迴路，筆尖擠不出正確答案，讓我更煩躁。

只有監考老師不停走動，敲得我滿耳滿腦都是喀拉喀拉的鞋跟聲音，就是沒有答案。

終於，我舉手：「老師，請妳不要走來走去，會影響我作答。」

老師揚著眉毛看我，終於回到講台坐下，眼光繼續鎖定我，顯然覺得不必漫無目標巡邏，她已經找到特定對象了。

她錯了。我斜前方的林家軒看似思索答案，用筆在掌心劃著，事實上手中已經密密麻麻寫著東西，水性的原子筆，只要手心流點汗，在課桌底下揉搓雙手，馬上湮滅證據。老師把多餘的關注給我，忽略真正鬼祟的林家軒。

這個林家軒死性不改，已經是高二下的期末考了，還玩這種老招式。這二年來技術都沒有升級，玩得很蹩腳，但是這個監考老師更蹩腳，根本沒發現林家軒。

我再擡眼看老師，她竟然皺著眉兇惡地看我，不會吧，該不會以為是我。

唉。

搖搖頭，趁機轉動僵直的脖子，喀拉喀拉的鞋跟似乎依舊一聲聲踩在我的腦門。

◎

烈日當頭兜下，混合著曬融了的柏油味，每一個在高溫下的軀體也隱隱散發出汗酸味。我猜溫度計要爆表了、紫外線偵測器也要爆表了。林家軒在前面低頭走著，好像要把癱在腳下的影子踩得更死扁一樣，這種力道，想必是他的小抄命中率不高，我幾乎可以聽到他每踩踏一步，影子便「哎喲」叫一聲。我加緊腳步趕上，在他進入便利商店之前從背後狠狠拍了他一記。誰叫他害我被誤會。我也算幫他聲東擊西，讓他安

全過關。

「叮咚！」響起之時，他背上剛好受我一擊猛然嚇一大跳。白我一眼。他向櫃臺報上名字，付了錢，取回郵購的包裹，這次並不是太大包。他曾經扛過三四十公分的大包裹，一路鐵青著臉回家，還好經過「劇烈的溝通」之後，包裹就一直維持在他勉強可以接受的大小範圍。

順便一提，「劇烈的溝通」是我爸媽經常使用的溝通方式，由於他們是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，一個在技術學院教書，一個是高中老師，所以他們不說自己在吵架，他們只是放大音量、加快說話速度，你一句、我一句，說著我摸不著頭的話。比如最近的一次，爸爸引用一個叫什麼根斯坦的名人說的話：「如果從來不做愚笨的事，也就不會做出什麼聰明的事情。」媽媽回說：「那你蠢事做夠了嗎？什麼時候開始做一件聰明事？」

溝通之後，整個家就倏地進入冰河期，然後，經過千萬年才會慢慢回溫。他們一直這樣子溝通，我和弟弟就像生命力堅韌的蟑螂，經歷無數的冰河期，已經適應惡劣的氣候，存活至今。我不明白林家軒和他精神異常的姊姊如何溝通，精神異常者還可以溝通哦？我很好奇，連帶地懷疑起林家軒是不是也異常了。

「這次你姊姊又訂購什麼東西？」我咕嚕咕嚕灌著剛買的冰涼飲料，從嘴巴冰涼到食道、腸胃，再回到腦門舒張的血管一陣緊縮，哇，真是過癮。

林家軒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嚇！態度比我喝的飲料還冷。不過也不怪他。家裡有個神經質的媽媽，有個躁鬱症時好時壞的姊姊，他不跟著瘋掉已經不錯了，雖然我爸媽常常吵架，嗯，是「劇烈溝通」，而弟弟是個資優生，從小各方面都比我突出，我的功課卻是一路有驚無險撐到高中，老爸每次看完成績單就語重心長對我說：「朗費羅有句話：『堅忍是成功的要素，只要敲門夠久夠響，你一定能叫醒某個人。』」要我好好記著。我其實不太懂，他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昏睡嗎？還是我應該常常敲頭，才能保持清醒，才不會一看書就打盹？

媽媽說的話就比較直接：「你要是有你弟弟的十分之一就好了。」我說不止啊，德智體群美，我有其中五分之一的「體」育。媽聽了，臉上

出現不知是笑還是什麼表情，定定看著我說：「黃聿，你還真不是普通的樂觀。」

所以，我在家的處境一向艱難，但比起林家軒，我覺得自己還好啦。也許媽說對了，我是很樂觀。

我見過林家軒姊姊還沒有發病前的樣子，非常清秀，姊弟同樣一雙大眼睛，白皙的皮膚，功課也不錯，林家軒一直以他姊姊為傲。可是就因為她太在乎成績，患得患失，幾次模擬考下來每下愈況，深受打擊，就發病了。最後勉強考上一間技術學院，卻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行為，嚇壞老師和同寢室的室友，大家很怕她出事，趕緊通知家人來帶回去。一回家，就再也無法獨自出門了。

如果正常的話，她應該讀大三了，依她的條件也會有男朋友，也許還不止一個追求者。可是，現在她只會在家閒晃，看電視、上網。半年前，她突然發現新遊戲——上網購物。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配飾、保養品、養顏美容塑身食品、書(奇怪，她都讀書讀成這個樣子了，還買書?)，每一大項目底下有很多的子項目，而且還指定送到學校附近的超商，這樣林家軒放學時就能幫她去取件，因為她不出門(奇怪，她不出門，買那麼多東西做什麼?)還好能在超商取貨的物件都不會太大，那一次他扛著三四十公分的大包裹，純粹是他姊姊一次訂購太多東西，不過，經由他氣唬唬回家和她吵架(劇烈溝通?)之後，他姊姊就變得克制多了，應該說是化整為零，所以林家軒就得三天兩頭去拿東西。臭著一張臉。

這都還算好的，林家軒說有一次她買一整套寵物用具，有專用的飲水器、睡墊、寵物衣服、專用清潔洗毛精、按摩沐浴刷、電動剪毛器、消除寵物憂鬱的玩具，甚至消除寵物異味的芳香劑都給買回來了。問題是，他們幾乎全家都對貓狗過敏，不可能養寵物，不知買這些東西做什麼。

當他說起他姐姐的奇怪行為時，我差點以為他在說我媽。但是我媽不會悶在家網購，她都直接殺去百貨公司掃貨，尤其在和爸爸劇烈溝通之後，不管是不是週年慶，她拿著信用卡一家刷過一家，買回來各種舒壓泡澡的精油，還有其他按摩身體的、敷臉的、護髮的、穿的、戴的、……，種種寵愛自己的東西，她似乎覺得爸爸不夠寵她，家裡三個臭男生都不知道寵她，她只好把自己當寵物寵。我想，她該不會也要躁鬱了吧？

我其實不知道一個女人需要多少東西才能把自己打點好，林家軒的姐姐是這樣，我媽也是這樣，但是他姐姐生病了，我媽是正常的（唔？），這樣看來，不管生病或健康，女人對待自己的方式有著驚人的巧合。

真是不可思議。

「天氣好熱，明天考完試我們到海邊游泳，去不去？」林家軒悶著頭走路也知道天氣熱了，終於說了句像樣的話。

「好啊！」

我們從小就在海邊混大的，後來上國中的暑假，我家搬了，直到上高中又考上同校，湊巧又編在同一班，很久沒去海邊游泳了，這種天氣不泡在水裏簡直快被太陽蒸發了。

回家後我趕快聯絡同學，結果，要不是已經有約著去打球、看電影，就是想在家吹冷氣玩線上遊戲，懶得出門。算了，單單我們兩個去也不錯。

我想，明天去游泳的時候，順便提醒他不要再作弊了。他比我聰明，可是夜路走多了會見鬼的，而且過完暑假就升高三，要面臨大考了，老是作弊不是辦法。

其實作弊的不只是林家軒。大家同學那麼久，想瞞都瞞不住，作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——同學之間是公開，對老師而言是秘密。有人每試必作弊、有人只有大考作弊小考不作、有人是針對可能被當的科目選擇性地作弊、有人是隨機性的，監考老師看得鬆逮到空隙就大作特作、老師看得嚴格就按兵不動，有獨立作業的、有雙人組、三劍客……。大家說起自己作弊的理由都是振振有詞，如果失風被逮純粹是運氣不好，並不認為自己有錯，而且還會私下嘀咕：為什麼只抓到他，那個誰、誰誰、誰誰誰，小動作更多，更離譜，怎麼就漏掉了……。

因為我沒有和他們一起攪和，他們反而疑心不作弊的人會不會去報馬。在班上不作弊有兩種：一種是不需要，靠自己努力就能過關；另一種是不想要，考試不過就算了。第一種人功課很好，即使努力作弊也贏不過他們，他們像是悠哉悠哉在船上乘風破浪，俯瞰海面那些努力攀著浮板划水，以免滅頂的作弊者，不太在乎別人的死活。所以作弊者仰頭看著他們，並不奢望他們會拉一把，同樣也不會懷疑他們去報馬，他們

彼此心裡清楚，作弊者的狼狽正可以襯托出他們的優哉和優越。第二種人就像我（其實也只有我），功課明明不怎樣，卻不和他們一樣想方設法脫困，每個「設法」的人肯定分數比我好看，難道我會不在乎嗎？他們很懷疑。因為這樣，我趕緊表明立場，解釋自己光想到爲了作弊要事先準備猜題、考試時又得擔心技術不好被逮，就覺得很累，作弊這件事也需要特別的能耐和天分，不是我這樣的人應付得來的。

他們將信將疑。平常大夥一起打球打屁，這似乎都不構成問題，一旦接近考試了，氣氛就變得詭異，總會有人語帶玄機，明的暗的提醒我。真是心裡有鬼的人特別會疑神疑鬼。

也許像我這樣的人在班上真的是異類，如果說，大家都有不得不作弊的理由，我也有啊，要找理由誰不會？我也想掙個好成績給媽看，免得她失望，同時也給爸看，證明我真的有在唸書，不是一拿到書就光會打盹。只是，作弊雖然解決眼前的問題，卻無法改變事實。事實就是：我的資質普通，再努力也有限。但是我也有我的個性，不是我努力得來的東西，白送我也不想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至少沒做出讓爸媽更失望的事。

有時候想想，大家花那麼多時間，付出那麼多不同的「努力」考過一關關，真的上大學，受了高等教育又怎樣？像我爸媽，有固定工作，除了用我聽不懂的話劇烈溝通之外，他們和一般人一樣還是不快樂，這麼認真在生活、經營家庭的媽媽，以及常常一頭熱做事卻吃悶虧，回家又被媽再虧一次的爸爸，搞到後來，我覺得人生還是有一些連想作弊都無法使上力的事吧？

◎

鐘聲已經敲完了，監考老師才急慌慌跑進來。還好這節課考生物，大部分人只需要三四十分鐘就可以寫完考卷，老師遲到並不影響。

老師一進來，動作俐落發放試卷，一邊眼光銳利掃視全班，我知道一定有人要暗叫不妙了。大家就自求多福吧，我可是要大展身手了。

生物是我比較拿手的科目，也許是小時候在海邊到處撒野的最好收穫吧。我寫起來得心應手，絲毫不受老師在旁邊走來走去所影響。

終於寫完了，除了幾個不確定的答案，考題還算簡單。還有二十幾

分才鐘響，我無聊地看看其他人。前半場的考試是大家各自努力的時間，到後半場，就是開始「交流」的時間。在一片寂靜中，有人橡皮擦掉下去，便彎下腰去撿。(順便從椅腳下丟個紙條給前後或左右的人)。這一邊有人支著頭，手指在太陽穴邊敲打著摩斯密碼、另一頭有人玩弄桌上的橡皮擦，轉前轉後、轉左轉右，點一下、二下。有人嫌悶熱，把頭半縮進領口猛吹氣(順便看小抄)。有人已經寫完，趴著休息，卻把寫得大大的答案卷歪放一邊，方便鄰座右顧右盼。教室寂靜得很熱鬧。嘿嘿嘿！

我看得正精采，突然林家軒趁老師走到前面背對我們的時候轉身遞給我一小團紙。我愣了一下，這個時候不應該傳紙條吧？又不是平常的上課時間。我偷偷打開一看：

3?
9?
14?
25?
27?

不會吧？林家軒！

我擡頭看他，只看到他的後腦袋，他是開玩笑的嗎？

左右看見的人也狐疑看著我，那眼光看起來像是疑惑怎麼我·也·下·海·了？

我看著林家軒的後腦袋，如果可以透視他的意圖就好了，我們感情雖然不錯，可是他一向單打獨鬥，他也知道我的原則，現在突然出這樣的難題給我，未免讓我太為難了，這是故意考驗我們的感情嗎？以前他從沒有開口過，現在是不是真的很危急，我不幫他，他一定過不了？

可是，我本來就打算要勸他收手的，怎麼現在反而變成要幫助他？

但是，如果我幫他一次，再勸他，因為欠我一次人情，他應該會聽吧？

會不會開了例之後，就變成習慣，以後我也沒立場拒絕？

如果我拒絕，他會不會認為我見死不救，枉費多年的交情？

我自己不作弊，幫助別人也是形同作弊，我要為林家軒打破自己堅持的原則嗎？

我不斷地抓撓著頭。一向都是事不關己看著別人演出，林家軒卻突然把我推到舞台上，沒有經過事先預告和排演，我一下子慌了手腳，突然之間，感覺所有的人似乎都停下細瑣動作，眼光像灼熱刺眼的舞台燈，聚焦在我身上，看我下一步怎麼走？

他趁著老師不注意轉過頭來，對我呶呶嘴，使了眼色。

是真的！他要答案。

我不是藏得住祕密的人。加上教室燠熱，心中到底「要」與「不要」不斷翻攪，腦溫逐漸升高，於是，額頭冒出一滴滴斗大的汗，滴落在考卷上，發出巨大的聲響。

看著擺在桌上的手錶，只剩二分鐘，時間急迫，腦袋中各種乒乓碰撞的聲音戛然停止。

我不管了，就賭這一次。我翻找著試卷題號和答案，埋著頭把答案一一抄寫在小紙條，後來發現，自己竟然邊寫邊發抖咧。

寫完揉成一團，準備丟回去給他，一抬頭，嚇！老師就站在旁邊。

◎

我並沒有供出林家軒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的腦袋突然變得靈光了，在教官室面對班導和教官反覆詢問，我只說自己不確定答案，想抄下來跟別人核對，雖然很理由牽強，可是監考老師並沒有逮到我傳給別人，我咬定這個說法，他們也莫可奈何。說到最後，班導還是決定通知家長，雖然我嘴裡不在乎說可以啊，心中卻一陣不安，媽該不會認為我已經淪落到作弊的地步了吧？

林家軒知道他不能跳出來承認自己做的事，一承認就坐實了，現在只是疑似作弊，或者作弊未遂，如果有懲罰也是輕微，一旦他說出實情，我們兩個才真的糟糕了。所以他只好由我一個人去承擔，他嘴裡雖然不說，我知道他心裡一定很抱歉。

反倒是，我回去到底要不要跟媽坦白，還是另外想個說法，從小到大，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麼難以啓齒的事，我很怕老媽什麼都不說，只皺眉看著我，慢慢搖頭，當她搖頭的時候，我都會有世界瞬間陷入一片黑暗死寂的感覺。

◎

林家軒等我從教官室出來一起吃飯，我告訴他狀況，看得出來他很後悔，不知道是後悔臨時起意拖我下水，還是後悔不該作弊。真是的，他夜路走多，卻連累我碰到鬼。吃完中餐，太陽還是毒辣辣的，我問林家軒：「總不能現在就去海邊吧？還沒下到水裡就已經曬成人形焦炭了。」林家軒猶豫了一下，才勉強說：「先到我家吧。」

他家雖然沒變，但是附近高樓都蓋起來了，顯得他們家這排的透天厝更形低矮老舊。林家軒的媽媽開一家小小文具店順便幫人繡學號、修補衣服，孩子小時候可以兼顧家庭和生意，現在則是兼顧病人和寥落的生意。

從大太陽底下進到屋子裡，覺得燈光顯得昏暗，忽然間變成半盲，只聽到很熱絡招呼我的聲音，等我習慣之後，林媽媽已經打量我好一陣子，她抓著我的手，喃喃說著黃聿都這麼大了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。店裡擺設和以往差不多格局，只是我好像進入小人國，所有東西都矮了半截。以前很羨慕林家軒常常有最新最炫最齊全的文具，現在才發現架上陳列的東西其實種類很少，看起來竟然有點寒儉。

他姐姐聽到聲音也出來打招呼，四五年不見，她比印象中矮很多，一樣清秀，更消瘦了些，眼神有一股奇異的光芒，話比林媽媽還多，如果不是瞭解她的狀況，會以為她很健談。她居然開始回憶起我和林家軒小時候，有沒有搞錯，我們才差幾歲，她怎麼說話像長輩一樣，口吻好像從小看我穿開襠褲長大的，而且她說的那些事是真的嗎？我和林家軒面面相覷。嗯！我是不瞭解這樣的病啦，可是，是不是會讓人變得比較有想像力？

感覺上，林媽媽老得好快，整張臉整個人像地震過後的危樓隨時要垮的樣子，比她女兒還像個病人。我還記得林媽媽是個溫厚老實的人，是個正常媽媽該有的樣子。我就總覺得我媽即使在家裡也會忘記自己是媽媽和妻子的角色，她把家當成班級來經營，我弟是她引以為傲的好學

生，我是令她傷腦筋、不聰明且不用功的學生，現在又要加上一條，有作弊嫌疑的壞學生。我想，爸在她眼中應該是個自以為是，又常常出槌的蠢學生。她是導師兼任風紀股長、衛生股長、總務股長……。

剛開始，寶貝女兒行爲異常時，林媽媽到處求神問卜，作法消災，始終沒有起色，到後來不得已才看醫生。她以為是自己對她期許太高造成她的壓力，一直很內疚，林家軒一直安慰她，有人先天體質就是容易生病。可是，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安慰到林媽媽，因為，「先天體質」也是遺傳自她，不可能是粗壯如牛的林爸爸，反正都是她的錯，若不是生女兒的時候出問題，就是教養的時候出問題。

這樣說來，我又覺得我媽很沒有反省能力，她就這樣隨便把我生下來，把最好的遺傳保留給我弟，還怪我不如弟弟。

很不可思議，林家軒的姐姐就一直說一直說，我們三個人只能一直聽一直聽，完全沒有插話的餘地，就像之前他陸續透露給我的情況一樣。到底說什麼？我一路聽下來，無非是她所買的東西使用效果、各家價錢功能比較之類的，好像做一份商品研究報告。我雖然有禮貌地傾聽，但是我一向無法專注太久，更何況天氣熱，我彷彿回到課堂上一樣，越聽越恍神。林家軒說過他姐姐很寂寞，他回家就是當個聽眾，不管回不回應，她可以這樣沒日沒夜重複下去。她願意說話的時候都還好，最擔心她有的時候沈寂得可怕，吃不下東西一直昏睡，不然就是失神，或者，像跟看不到的人交談般，奇怪地有問有答。每當出現這種狀況時，家裡的人都不敢讓她一個人獨處。我現在終於親身體會到底怎麼回事，更覺得林家軒很厲害，很有耐性。也許，他作弊真的有不得已的理由。

當時，林姐姐的班上作不作弊呢？我突然冒出奇怪的想法。

如果她那麼努力，卻是屢次敗給那些投機的同學，又因為敗給那些平常看起來不用功，考試成績卻比她突出的人，而感到挫折，而發病，哇！這不是很荒謬嗎？她的損失不是太大了嗎？

我看看林姐姐，看看林家軒。有一些無法言說的感覺浮盪在二張臉孔之間。我轉頭看屋外，熾烈的陽光被阻隔在騎樓之外移轉，照不進來。

林家軒幾次打斷話題，說我們要出去走，到真正走出門的時候已經四點多，雖然太陽還是紅豔豔，至少曬起來不會那麼痛。我邊走邊問：「你

姐看起來還好，她說的那些東西真的是那樣？她可以在部落格發表，像那種什麼保養品達人之類的，至少在家有事情可做，也可以跟外界溝通。」

「別傻了，在家裡說說可以，不必負什麼言論責任。你看到的都還好，她很努力表現正常的一面給你看。其實她常常會顛三倒四，說法自相矛盾。她買太多東西，有時候會忘記又重複買，我和媽媽會偷偷整理，把一些沒拆包裝或者用不上的東西，趁著期限之內退掉。」

是啊，我知道他家並不是很有錢，林媽媽雖然對女兒很愧疚很疼惜，盡量包容她，但是也無法毫無限制的供應。現在想想，比起來我家算是很幸福的了，家裡最有問題的是我，而我的問題呢，只不過是做事常常少根筋，丟三落四，功課也不太好。

但是，話說回來，這是個問題嗎？

◎

今天是非假日，海邊的人不多，也許黃昏的時候才会有比較多人來散步看夕陽。沙子很綿細很柔軟，踩起來還有太陽熱吻沙灘後的溫度。才幾年沒來，這裡改變很大，變醜了，丟了很多消波塊。我還記得小時候即使有颱風，也從未發生大浪沖毀什麼，不知道為何也在這裡丟這種醜東西。聽說這些幾乎覆蓋全台灣海岸線的消波塊價格不低，每個造價數萬到數十萬元，就這樣把錢丟在海裡，難怪大家說台灣很有錢。

比起以前，沙灘是乾淨多了，可是因為太乾淨，也沒有什麼貝殼、珊瑚碎枝可以撿，連螃蟹都沒見幾隻，這還像海邊嗎？好像是一片人造沙灘，或者是鹹水泳池，只是這泳池看不到邊而已。

我和林家軒迅速把衣服扒得精光，只剩泳褲，一邊吼叫一邊比賽誰先跳進海裡，像小時候一樣。跳進海裏的時候，我幾乎可以感覺身體像一塊燒鍛得紅鏽鏽的熱鐵放進水裡的那一刻：嘶——地一長聲，還冒著白煙，真是涼快。

我們自小就會的狗爬式，高中以後上游泳課，姿勢被兇巴巴的體育老師糾正了好久，練得比較好看一點，但是回到海裡不知不覺好像也回到小時候，又開始擡著脖子，四肢亂划。好懷念小時候，那時未來還在地平線的另一端，遙遠而令人好奇，不像現在，現實像頭上頂著的令人腦眼昏花的太陽，眯著眼睛也看不清楚，有時候還會眯出眼淚來。

游了一陣子，我們上來休息，躺在軟綿綿的沙上，舒服得令人想睡。

我想起作弊的事，這時候提會不會太掃興哪？我猶豫了。好久沒看到林家軒這麼開懷地笑，他肩上的擔子這麼重，好不容易卸下，我就不要再提醒他了。他比我聰明多了，即使我不說，他也會有打算的。而且，本來想勸他的念頭，因為早上發生的事反而不好再提，他一定認為我還在怪他，才會迫不及待提起，這麼急切地想教訓他。

心中梗著回家要怎麼向媽交代，口中卻和林家軒胡亂說著小時候的事，說他姐姐編扯的那些事。

不知不覺，時間過得好快，遠處地平線上方積聚著像城垛般的雲，因為遮著太陽，所以雲的邊緣框出黃橙的輪廓，雲下的海面呈現暗綠色，正上方的天空反而只有幾縷薄雲，風吹過來有一點涼意了，一天的暑熱終於要開始消歇。我問林家軒準備回去了嗎？他說再游一趟吧，你好久沒來玩了。我想想也對，而且，不知道媽接到學校電話了沒，我還沒想到該怎麼跟她解釋。

消波塊之內只有一小窪淺淺的水實在很難施展身手，林家軒小心攀過高高低低的消波塊，我也跟著，我們的濕腳印留在猶有陽光餘溫的水泥塊上，迅速被吸乾，跳進消波塊的另一端海中，底下的沙子似乎被海流掏空，也變得比較深。在外面游的感覺的確好多了，不會絆手絆腳。游出去一段之後，水溫比剛剛涼，浪也大了些，一開始我就落後，我努力追趕，想告訴他折回去算了，反正不熱了。追了好一段，卻追不上，這時小腿突然抽筋，肌肉一陣陣扭絞，好痛！還好他也停下來，我做了個手勢招他回來，於是他折返了。

忍著痛，我努力划動，這時似乎起了一陣海流，阻撓我們的速度，還將我們往外海拉扯，我大口大口喘著氣，全身力量似乎被海水一點一滴吮吸殆盡，眼看著離岸邊的消波塊並不遠，可是，怎麼老是游不到的感覺……